





网络走红小说

别碰我的婚姻

疯狂小三验证钢铁般的婚姻
是怎样炼成的

梔子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作者简介

梔子，女，

现居北京，

发表作品近百万字，



出版小说3部。

作者 QQ：867720930

别碰我的婚姻

梹子

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碰我的婚姻 / 梹子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43-1450-2

I. ①别… II. ①梹…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95903号

作 者 梹 子
责任编辑 张 璐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7.5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450-2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爱，是自己挣来的

最初看到这部小说，是在天涯的舞文弄墨论坛上，一部人气很旺的婚恋读本。我因此对这部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看到到底是怎样一种爱与婚姻的纠结。

一个真爱轮回的故事。渴望得到真爱，是所有人心底最切肤的需求，只是这个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故事中的女大学生苏小晚，正因了在青春飞扬的岁月里，能抵制住有钱男人的诱惑，和一无所有的贫寒男友郑文治裸婚并一起开始了白手创业的艰苦岁月，年长色衰后，事业有成的丈夫才能抵制住年轻女性的疯狂追求。

没有爱，是白白得来的。

现今，面对都市生活的巨大压力，尤其是高房价的压力，部分年轻女孩不甘和年龄相当的清贫男孩一块共同奋斗，而是想走捷径、傍男人，让穷二代的男孩们感到生活的绝望；而很多事业有成的男人，在家庭外找小三，养小蜜，给年长色衰的女性也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而该故事中两个美好的人物形象，给人们以希望和爱的温暖。

故事取材于爱恨、励志、商战之间，但最终指向的乃是人间的真爱。小说写女大学生苏小晚与一贫如洗的男友郑文治之间的婚姻故事，其中穿插着风云变幻的房地产商战。我们一路上跟着主人公苏小晚拾起忧郁、奔放、激情的职场体验，激荡起每一根纤细的神经，窥见爱的种种悲欢离合。

苏小晚、郑文治、刁小鹰、宋小航，甚至蒋一雄与秋树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纳爱，表达爱。说不上谁对谁错，爱情本身就无错可言。我们生活在人群中，凭借爱才能坚强脆弱的灵魂，“为了爱，梦一生”。有哲人说过，在没有信念的时代里，爱情被升华为一种信念、一种理想。

“那是多年前的某个夏日里的一天，”这是作者笔下的主人公苏小晚的视角，更是爱情发生学上的一种诱导性暗示，这样的环境先天性地透散出爱情发生的可能。作者瓶子以自己爱情的怀念与追忆，借助于自己的想象空间，使《别碰我的婚姻》中的爱情故事有了一种唯美的气息，哪怕是忧伤。爱情本身就是一个生命，它会出生、成长，自然也要衰弱和死亡。其实爱情一直是小说永恒的题材，《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洛丽塔》等伟大的著作莫不如是。但爱情却有多种写法，作者写得平实，并不玩什么花招，但在平实之中又自有激情的流淌。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从单纯的爱情故事中跳出来，进

入人的内心深处，表达了对人生的拷问与追索。正如小说家吴尔芙说的那样：“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

有两种人能把小说写好，一种人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想象力，譬如苏童，他能够把自己未曾经历过的妓女生涯与帝王生涯描写得丝丝入扣，能够再现旧社会的人情风貌，让人读了觉得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种人是把自己曾经经历过或体验过的事情或情感写出来，尽管内容可以虚构，其中也不乏丰沛的想象力，但骨子里的真实却完全是作者自己所独有的。《别碰我的婚姻》大约属于后一种写法。一般来说，作者的早期创作往往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以自己熟悉的生活为故事的背景，这样把握起来要容易一些。写得多了，拘束慢慢被解除，想象力开始漫无边际，作者的内心世界成为硕大的空间，就如金庸先生笔下的“独孤九剑”，以无招胜有招，随心所欲，“无所施而不可”（金庸小说《笑傲江湖》语）。

最近翻阅了一些女性小说，发觉女权主义的色彩特别浓郁。我倒不是反对女权主义，女权主义其实正是被压迫的产物。但在每一篇女性小说中都看到女权主义的痕迹，总是怀疑作者的用心。女权主义是当下的时尚，然时尚并不是文学。《别碰我的婚姻》没有女权主义的色彩，你可以说它老套陈旧，缺乏先锋，作者的重心并不在此。梔子写的故事弥漫着女人的痛苦、惆怅、悲哀和无奈，其中更有快乐与幸福。苏小晚很现实，但亦很坚持，有着属于自己的底线。她能够宽容梦想，但不能允许自己永远沉溺在梦一般的记忆中，只能紧紧抓住现在，哪怕现在如何的艰难平凡。人必须也只能在现在中走向未来。

梔子执着地追求“爱与梦想”，“爱与梦想”成为她的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我对这种信念不以为然，但却不能否定梔子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际遇。我不相信所谓的梦想，但却不能不让人家去相信世间还有梦想。只要作者梔子愿意相信，爱与梦想依然有用。纵然有爱的疼痛，纵然有碎心的纠缠，《别碰我的婚姻》里依然是对“爱”的执迷不悟，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没走过这一段路，终究是人生的缺陷。爱，需要时间的淘洗。梔子以女性独有的感性作婚姻的摇滚曲，我感受到她的文字内敛的激情以及那种无所顾忌的爱情梦想。

关于爱情，关于婚姻，人世间有无数说法。或为人与人之间的梁山伯祝英台，或为人与动物之间的白蛇许仙，总之爱千奇百怪，爱无一定之法，男女之间有“说不出的投缘”，别说是旁人，连老天爷也无法可施。至于婚后围城，更是典故。所以千百年来，说爱的文字源远流长，一直未绝。不过千百年的时间，把爱情已经说得滥俗，说得陈旧，完全缺乏新鲜感，就像结婚多年的夫妻，没有任何的惊喜与刺激，只剩下平淡如水地过日子。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似乎很难再有浪漫的想法。

在苏小晚的爱情与婚姻创伤之后，应该有一种意料之中的蜕变。作者并没有这样处理，也许她有自已的考虑。可能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变化与否，在乎个人的修养与生

活经验。世事常有出人意料之外的改变，“本自无缚，不用解脱。”明白此理，大可随心所欲。《别碰我的婚姻》以充满激情的文字打动人心，这是创作的一种“必要的开始”。《别碰我的婚姻》预示了作者栀子蓄势待发的写作潜力，文字对于栀子来说，梦想还在路上。所以我要说：对于作者来讲，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

朴素 写于北京草房

目录

第一卷 不当小三儿的女孩

- 第一章 苏小晚：艰难的处境 / 003
- 第二章 苏小晚的改变：在冯行长和蒋总之间的周旋 / 017
- 第三章 苏小晚的感情：在蒋一雄和郑文治之间挣扎 / 032
- 第四章 秋树叶：在酒会上被乱箭齐发 / 044
- 第五章 苏小晚被冯欺辱，蒋一雄向郑文治下手 / 054
- 第六章 苏小晚与郑文治：双双离职 / 069

第二卷 裸婚和创业的艰苦年代

- 第一章 裸婚了 / 083
- 第二章 初始创业时找不着活儿的艰难日子 / 097
- 第三章 文治的事业初现曙光 / 109
- 第四章 郑文治：买房买车，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和员工，但又出祸端了—— / 116
- 第五章 年轻时代的性 / 134
- 第六章 文治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后：文治的生死抵押和苏小晚的流产 / 141

第三卷 刁小鹰初袭

- 第一章 苏小晚和郑文治：人到中年后被危险逼近的幸福生活 / 155
- 第二章 刁小鹰和恋人宋小航分手，开始了对文治的追求 / 171
- 第三章 小狼进宅：刁小鹰进了郑家后，苏小晚成了轮椅上的女人 / 185
- 第四章 刁小鹰继续对文治展开攻势，其秘密被苏小晚发觉 / 201

- 第五章 苏小晚因刁小鹰怀孕之说离家出走 / 218
- 第六章 刁小鹰暗中转投蒋一雄，苏小晚做了山村教师 / 232
- 第七章 刁小鹰为蒋一雄卖命，甄妩媚嫉妒难忍求援祝眨 / 242
- 第八章 文治历尽波折终于在贵州找到了苏小晚，共同为山村教育做贡献 / 258
- 第九章 奸细清除，“梔子花开”的发展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 / 267

第四卷 激烈的高战

- 第一章 郑文治、苏小晚与蒋一雄、刁小鹰在明处的商场较量 / 285
- 第二章 郑文治与苏小晚：草城故事 / 298
- 第三章 刁小鹰与蒋一雄分道扬镳 / 308
- 第四章 刁小鹰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后 / 319
- 第五章 刁小鹰的公司被蒋一雄骗去了 / 333
- 第六章 郑文治公司的鼎盛及因爱招惹来的灾祸 / 354
- 第七章 蒋一雄公司倾覆前后 / 368

第五卷 不涉案的惊悚

- 第一章 蒋一雄也被关进了“玫瑰别墅” / 381
- 第二章 众人纷沓而至“玫瑰别墅”：接二连三的惊悚 / 385
- 第三章 “玫瑰别墅”内：各种惊天真相纷纷被揭开的瞬间—— / 393
- 第四章 郑文治到底在哪里？ / 405
- 第五章 秋树叶：爱人啊，我等你回家 / 422

第一卷 不当小三儿的女孩

第一章 苏小晚：艰难的处境

1

那个时候，苏小晚怎么也未料到，她兴致勃勃地奔向的，是那样一个复杂艰难的局面。

像一段钢丝绳上的游走。

那是多年前的夏日里的一天，北方大都市风城火车站出站口处，密密麻麻的人群背着行囊从那里涌出来。刚刚大学毕业的苏小晚和她的同窗男友郑文治，也夹在如潮水般的人流里，风尘仆仆地涌向这座繁华的现代大都市。

苏小晚长着一张清丽异常的脸，扎着两条麻花长辫，白皙纤细，气质柔弱，一看就是个江南女子。而旁边的男孩郑文治则面相纯善，一脸的稚气。

两个年轻人背着大包小包终于挤出了人流，来到了马路边。他们放下行李，满怀憧憬地看着这座高楼林立的陌生城市，心中喊着：

“风城，我苏小晚（郑文治）来啦！”

两个人先在一家廉价宾馆里找好落脚点之后，便开始在一处又一处人才市场奔波，被一家又一家像样些的用人单位拒绝……直到不久后的那一天。

2

多日后的那天，魁梧彪悍、衣冠楚楚、戴墨镜、穿黑衣，看起来像个黑手党老大的蒋一雄急匆匆地从办公大楼里出来，开着车驶出了门牌上写着“风城大地雄鹰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单位大门。

车在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停下了。

这时，一个女孩从路边跑过来，在各个车窗前散发起售楼广告来。是苏小晚。

就要发到蒋一雄车前的时候，忽然换成了绿灯，车开走了。苏小晚在后面追赶起来，两只麻花小辫俏皮地飞起来。

这时，蒋一雄忽然在车的后视镜里看见一个清丽年轻的年轻女孩在追赶着他的车跑，跑得大汗淋漓的。蒋一雄的心一动。车终于又停在了前面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那女孩气喘吁吁地跑上前来，微笑着敲打着他的玻璃窗，像一片春光兀地来到了窗口。蒋一雄摇下了车窗。

时光在这一刻停住。“先生。”车窗外的一声轻柔的喊。声音像羽毛一样拂着人的心，熨帖得人浑身舒服。

蒋一雄怔怔地看着她，不觉眼前一亮。只见一个梳着两条麻花长辫的清丽女孩，正胆怯地站在他的面前，像一股源自江南水乡的雨后清风，瞬间来临。

“请您看看，这是秀景苑楼盘的销售广告。您若有购买意向的话，可去现场看看，这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那清丽女孩用细长白皙的手指向蒋一雄，递进来一张花花绿绿的广告纸。

蒋一雄好奇地接过来看了一眼，亲切地对那女孩说：“人能赶得上车吗？还这么傻跑。”

“我知道前面有一个红绿灯的路口，说不定您的车停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赶到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试一下。”女孩气喘吁吁地接着说，脸上闪过一丝异样的坚韧。

蒋一雄的眼睛又是一亮，说：“我们单位的销售人员如果都有这种精神，就好了。”他接着问那女孩，“你叫什么名字？想到我们公司干么？”说着，递过去一张名片。

那女孩接过名片，匆匆地看了一眼后便惊喜地叫道：“您就是著名的房地产企业大地雄鹰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蒋一雄先生？！我叫苏小晚，本科毕业，若能得到贵单位工作的机会，我会感恩不尽、拼命工作的！”那女孩激动不已地说。

“明天到公司参加应聘程序吧，我们正在大量招人，智联网上有我们的招聘启事，干得好的话，很快便能提主管。”蒋一雄说。

“真的？谢谢！”女孩惊喜过望，不停地弯腰致谢。

这时，路灯换成了绿灯，蒋一雄的车缓缓前开了。刚开了一会儿，他又将车停在了路边，摇下车窗，兴致勃勃地对后面的女孩说：“苏小晚，上车吧，跟我一块儿去看看我们的事业！”

苏小晚再次惊喜过望，紧跑几步，上了车的副驾驶座。

蒋一雄感到一团青草的气息裹进了车里，他的神思一阵恍惚，再次不为人察觉地深看了女孩一眼。

从小在烟雨迷蒙的江南水乡长大的苏小晚意识不到自己在一个中年男人心目中的美。青春飞扬的她眉清目秀，连呼吸都散发着青草的气息，又扎着两条细瘦的麻花长辫，碎花上衣、黑裙，清丽如五四期间的女学生。越是拥有什么的人，往往越意识不到所拥有的美。

而苏小晚，也因跟前的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撼感，这是个怎样的男人，像一头雄狮。

只见这位蒋总，四十岁左右，身高一米九〇上下的样子，魁梧彪悍。

苏小晚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一种强烈的直觉扑面而来：这是怎样一个锋芒毕露的男人，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上写着那么多内容：心计多端，锋利、傲慢，对人充满蔑

视……那么多内容叽叽喳喳、前仆后继地从他的生命里爬出来，站立、凝聚在那张脸上，成为一面他头顶上招摇的旗帜，在凌厉的风里啪啪地抖动着。

“你哪个学校的？在大学里学什么专业的？怎么有本科学历还在街上发宣传单？”这位蒋总问。

“我是哈尔滨建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是土木工程，暂时还未找到合适的工作，临时做这个。不过说实话，我不喜欢干本专业，总觉得，那太生硬了，应是男人的行业。”苏小晚回答。

“我也这么觉得，女孩子们嘛，应该做些感性、细腻，或广告营销之类的工作。”蒋一雄淡淡地笑了笑，继续开车。用一只手开，姿势说不出的洒脱。脸上刀削斧刻般的棱角，在这一刻变得柔和。

苏小晚嗅到了男人身上好闻的气息，一阵眩晕，她忽然觉得，她和这个男人之间的空气，有些危险，

她下意識地在座位上往外挪动了下身体，似乎就校正了什么。

3

蒋总将车开到了郊外一块环境优美的丘陵地带前，两个人下了车。蒋总兴致勃勃地指着一块荆棘丛生的山地对苏小晚说：“看，这就是我新相中的一块山地，我想在这里建别墅。”

苏小晚环顾了下四周，大失所望的样子：“这里地处偏僻，交通既不方便，周围的配套设施又几乎完全没有……”

“所以销售这个环节很重要，”蒋一雄说，“再说，什么不是从无到有的呢？”

“说的也是，”苏小晚道，她心怀憧憬道，“建筑也是景观，等建成后，一栋栋的小别墅会像一个个童话小屋，自然憩息在这片山地上。”

蒋总笑着听她说。苏小晚得到了鼓励，打量了下四周，眼睛亮了亮又说：

“旁边相邻的这片坡地或者也可以买下来，修建一片高尔夫球场？可以带动别墅的销售。建高尔夫球场的成本很低，只植些草皮便可了，别墅的业主们又可以带动高尔夫球场的运营，可以双向互动？”

蒋一雄听罢挥了挥拳：“你这个创意，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我隐隐约约地有一种直觉，这片地上能创出一片奇迹来！”苏小晚憧憬道。

“不错，我正是这种感觉，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买这块地吗？”蒋一雄扭过头来，兴致勃勃道，“我第一眼看到这块地的时候，就觉着这地上泛着金光。”

“加油！”两个人异口同声地击了下掌。

“我想给设计院要求，别墅风格要这种的，你看怎样？”蒋一雄掏出个小本子来，在上面飞快地涂抹着，给苏小晚看。

“我感觉将屋顶改成这样的，会更好。”苏小晚又涂抹了几下，给蒋看。

“你对房地产业，好像有天赋？”蒋一雄喜不自禁道。

“大学里看过这方面的书……”苏小晚低头小声道。

“苏小晚，是棵好苗子，跟着我好好干，会前途无量的。房地产业，是一个让人充满激情的行业，一想起企业的种种前景来，我就激动得热血沸腾，希望你也真正地加入进来。干得好的话，以后有可能当公司的股东。”蒋总目光灼灼地望着她的眼睛说。

苏小晚的眼睛一下便亮了，不是简单的亮，是熊熊的烈焰，在她的心中腾地燃起。

时间已不知过了多久，直到夕阳西下了，蒋一雄和苏小晚两个人还站在那片山地前，比比画画地商量着什么，时不时地相互对视一眼，默契地一笑。

夕阳的余辉洒在这对伟男倩女身上，远远看去，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4

第二天，苏小晚前去大地雄鹰房地产公司应聘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恋人郑文治一块儿去的。

在中市区的一套高档写字楼里，苏小晚和郑文治都通过了初试。

人事干部刘科长引领着迎接复试的苏小晚和郑文治穿过一道又一道走廊，将一个高而魁梧的男人的背影介绍给他们：“这是公司的总裁蒋总。”

正跟几个下属谈着工作的蒋一雄又嗅到了昨天那股让人沉醉的幽香，兀地回过头来，他看见苏小晚的身边站着一个青涩的男孩，有些意外地挑了下眉。

“蒋总，这是今天前来应聘的两个应届生。”刘科长小心翼翼地看着这位蒋总的脸色汇报。

今天的蒋总好像换了一个人，威严中带出一股杀气。他站在那儿，像一个大块头的刺猬，向四面八方射出一束束的锋芒，生生地对着四周。

苏小晚当时下意识地将全身往回缩了一下，神情脆弱得像被风拍了一下的柳枝，不由地哆嗦了一下，“有一天，他会用这锋芒对着我吗？”她心里说。

“好吧，去会议室！”蒋总冷硬着脸丢下这句话后向前走去。一行人紧跟其后，进了气派豪华的办公室。

“这位蒋总，如果他的妻子或情人跟其他男人私通的话，他大概会将她掐死。”小晚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浮出这个念头。

落座后，刘华安排两个新来者：“你们两个先向蒋总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叫苏小晚，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苏小晚小声说。心里话，昨天已经说过了。

“我叫郑文治，也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郑文治开始拘谨地介

绍自己，尤其表达了渴望得到这份新工作的热情和决心。

“你们俩是同班同学？”蒋总的眼神蜻蜓点水般扫了下郑文治，打断他的话问。

问这个话题的时候，蒋总的脸上竟然飞过一片红晕。也仅仅是一瞬即逝地飞过，转瞬便不见了。在座的其他三个人都没有发现。

“是的。”文治小声回答，和小晚同时低下头去。

蒋总又漫不经心地问了文治几句话。

“那么，就都先试用三个月吧。”蒋总在刘科长面前冷硬着脸说，随后拿笔在一张纸上划拉了几下，将纸递给刘科长，然后昂头走出去了。故意冷硬着脸。

小晚和文治惊喜地彼此对望了一眼。

刘科长恭敬地接过纸，看了后示意两年轻人：“跟我来！”

两人紧跟在刘科长的后面，走在长长的走廊里。

“这是技术科，郑文治以后就在这个部门上班，先进去熟悉一下环境吧。”刘科长指着路过的技术科的门牌道。

“好的，刘科长！”文治赶紧进了办公室。

刘科长领着苏小晚来到一处挂着公关部牌子的房间门外，礼貌地轻轻敲门。

门开了，一个三十五岁左右、个子一米七三的风情女子站在门口，此人颇有姿色，气质也好，两只大大的眼睛里像是蓄着两汪清水，不能晃，一晃就能溢出声来，眼神里透出一股老练。此刻她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傲慢地看着来人。

刘科长一改在苏小晚和郑文治面前的装腔作势，有些小心地弯腰讪笑道：“甄主任，新来的一个大学生，苏小晚，给你打下手的。”那架势好像这甄主任是他的领导。

这位甄主任面有不悦道：“我部门进人，怎么事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呢？”她又充满敌意地斜了一眼苏小晚道：“公关部最近不缺人手啊。”

小晚觉得那双美丽的大眼睛长满了无数的针，一根根地扎在自己的身上。她尴尬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刘科长赶紧对甄妩媚陪着小心说：“这是蒋总安排的。工作需要嘛——”又扭头向苏小晚介绍道：“这是公关部甄妩媚甄主任，是单位的女强人，是蒋总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以后就是你的直接领导了，凡事向她多请教。”

小晚赶紧弯腰示好：“甄主任好！以后还请多关照了！”

甄妩媚轻蔑地撇了撇嘴，站在那里也不说让进去的话。“甄主任，好好带带小苏！”刘科长不自然地笑着指画了下，转身离开了。

甄妩媚只得回身进了办公室，将光线幽暗的角落里一个积着灰尘的桌子指给苏小晚道：“坐这儿吧！”便忙自己的事去了，再不搭理苏小晚。

小晚将桌椅上的灰尘擦了后，坐下来。大办公室里一屋子的同事都是年轻女孩，见来了新人，一个个或敌意或好奇地看着她，小声议论着什么。

“上班时间不要说闲话！”忽然爆起一声凶巴巴的大声呵斥，来自甄妩媚的。那两个女同事立即噤声了。

小晚吓得赶紧也想进入工作状态，可她干坐在那里，漫无头绪，工作不知从何做起。

5

终于熬到了下班时间，小晚瞬间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她小跑着出了办公室，文治已在楼外的一个拐角处等她了。小晚整个人一下子欢欣无比，牵起文治的手，两人雀跃着向远处跑去。

“我们在风城找着工作啦！”小晚摇着包喊道。

“在这座繁华的大都市里，终于有我郑文治和苏小晚的一处立足之处了！”文治也快乐地喊。

两人跑了一会儿，乐够了，人也累了，天色也暗了，小晚想到将要面临的现实生活，情绪变得黯然起来，说道：“高兴归高兴，可我感觉，以后的日子恐怕不好过。我那个顶头上司甄主任，对我那种莫名的敌意也不知从何而来。按说手底下多来一个干活的，她应该高兴才是啊，我又不会对她的主任位子形成什么威胁。”

“是吗？她多大？”文治认真地问。

“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从男人的角度看，可以说是风情万种，但我觉得她很傲慢，对我形成很大的精神压迫。”

“也许她是嫉妒你年轻。”文治说。

“会吗？她也并不老啊。”小晚困惑道。

“还有那位蒋总，凭直觉，这个人锋利得像一把刀子，是位绝对惹不得的主儿，给我的感觉，别人若伤害他一分，他会用百倍、千倍的伤害反弹回去。”小晚道。

“我也是，感觉非常怕他。我还有一种感觉，这个人深不可测，”文治说，“不过我们全力做好本职工作，不去惹他便罢了。”

“还有人事科的那位刘科长，他在我们面前摆着一副官架子，在甄妩媚面前却小心翼翼的样子，这不很奇怪吗？管人事的人不都很牛吗？哪有人事科长怕公关部主任的？”小晚道。

“管他哪，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份工作，保住这个饭碗就行了。”文治说。

“我也这么想，我们在风城能找到这份工作，家人会多么安慰，同学们会多么羡慕，所以我们平时里一定要谨小慎微、百般小心地保住这份工作。”小晚道。

文治去报摊上买了份报纸，找着上面的租房广告道：“既然我们的工作单位已落实了，就在单位附近租房子吧，刚好明后天是双休日，我们把住处安顿好了。”

小晚点点头，但内心里又有一种惶恐感，这个单位，她能长久地待下去吗？

6

第二天，两人办完了退房手续，便背着大包小包离开了那家廉价宾馆，在嘈杂的街上奔波于一家又一家中介之间，疲惫不堪地看了一处又一处脏乱不堪的房子，但房租还是贵得让他们难以承受。

这座偌大的城市像一个海，他们就像漂浮在海里的两叶浮萍，哪里是他们可以栖身的地方？

“小晚，累了饿了吧？你先在这儿歇一会儿，我去买点吃的来。”文治把沉重的行李放在地上，擦着自己额头上的汗，气喘吁吁地对小晚说了句，便向远处走去。

小晚见文治走路一瘸一拐的，便着急地问：“哎，文治，你的脚怎么了？”

文治回过头来，笑了笑说：“脚底下磨出血泡了。”因为文治的嘴上干裂得也起了水泡，因而他的笑看起来充满苦涩。

小晚的心头就是一紧，“你歇会儿，我去买！”她喊着，只是文治已不见了人影。

文治久久地不回来，小晚着急地翘首向文治走去的方向望着。天忽然哗哗地下起雨来了，还好，旁边有一处可躲雨的屋檐，小晚拽拉着包赶紧跑到那里去。

雨越下越大。“文治你快回来啊！”小晚担忧地对着一片白茫茫的远处大喊着，只是喊声马上被雨声吞没了。

“文治，你跑哪儿去了啊？也未拿伞。”小晚急得什么似的。

终于，从一片茫茫苍苍的雨雾里跑来了文治熟悉的身影，浑身淋成了落汤鸡般，小心地护住胸前的一兜什么。忽然，文治摔倒在了地上，弄了满身的泥水。

“文治！”小晚心疼地喊道，冲进雨里便去拉文治，两人赶紧跑回到屋檐下。

“快看，小晚，你喜欢吃的甜玉米！”文治将嫩玉米递给小晚，自己瑟瑟发抖着。

那么深切的一种感动涌进小晚的心里，她只是用手绢体贴地擦着文治脸上的汗，什么也不说。这感动太深沉了，不是语言所能磕碰的。

两人吃了点东西后又拖拉着行李进了路边的一家房地产中介所，表达了自己租房所能承受的价位。

“你们只能付得起这个价位的房租的话，就只能去住地下室。”一个小中介说。

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租到了两间相邻的地下室。

当然是两间的，在大学里和文治已相恋四年，小晚还是处女之身。“要是跟男人随便了，他就会看不起自己。”这是小晚脑子里顽强的意念。事实证明，这是对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文治从来没对小晚的操守怀疑过什么，像一滴水相信另一滴水的清。

一番打扫、清洁之后，小屋里也像模像样了。文治在两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一遍遍地看两人温馨的小居，怎么也看不够。